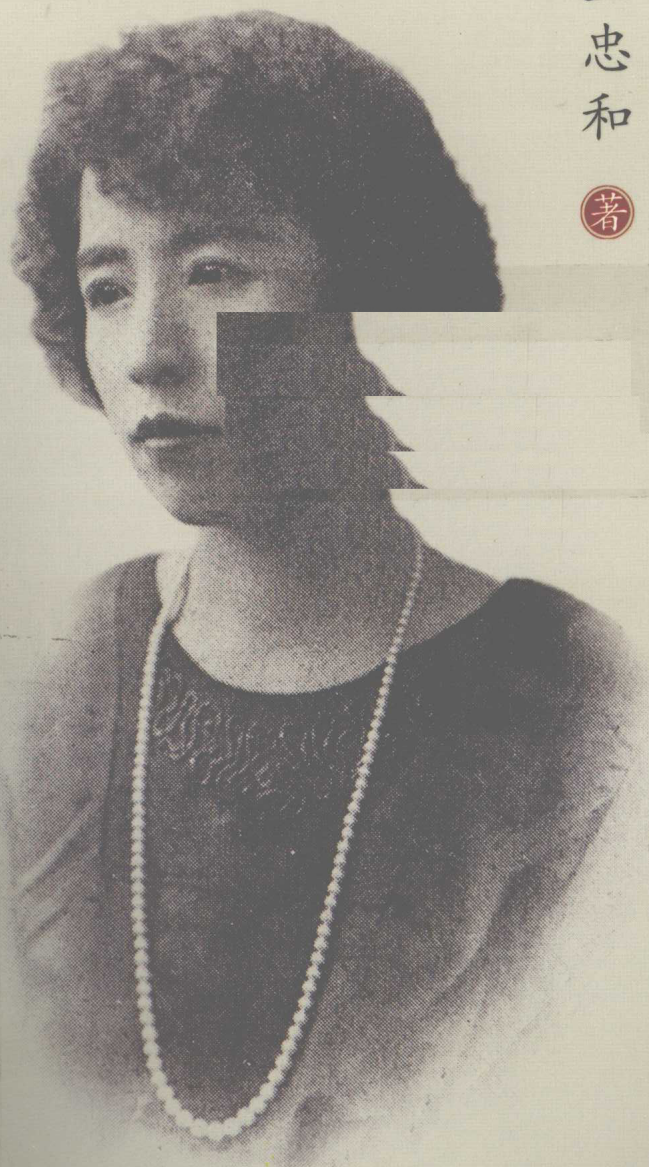


# 吕碧城

王忠和

著

# 傳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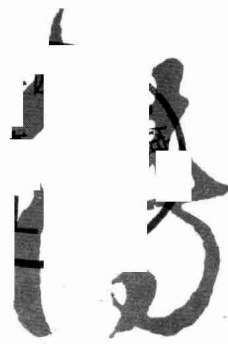


百花文艺出版社  
BAIHUA LITERATURE AND  
ART PUBLISHING HOUSE

王忠和

著

# 吕碧城



百花文艺出版社  
BAIHUA LITERATURE AND  
ART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（C I P）数据

吕碧城传./ 王忠和著. — 天津：百花文艺出版社，  
2010. 6

ISBN 978-7-5306-5641-9

I. ①吕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吕碧城（1883~1943）  
—传记 IV. ①K825. 6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0)第084186号

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地址: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35号

邮编:300051

e-mail:[bhpubl@public.tpt.tj.cn](mailto:bhpubl@public.tpt.tj.cn)

<http://www.bhpubl.com.cn>

发行部电话:(022)23332651 邮购部电话:(022)27695043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天津午阳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\*

开本 880×1230 毫米 1/32 印张 8.5 插页 2

2010年6月第1版 2010年6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-4000册 定价: 19.00元

## 楔子 圣因是哪个

落日的余晖将港岛维多利亚湾的海面照得通红，东边的大半个月亮也悄然挂在了天上，一叶小舟荡在平静的海上。真是天地交泰，日月同辉。若不是那随处可见的太阳旗，这是一幅何等祥和、静谧而又美妙的渔家乐图啊。

年轻的艇户女缓缓地摇着船橹，那船似走动，又似不动，只有一湾涟漪尾随小船在轻轻地荡着。船女身边依偎着一个五六岁的女孩子。

船上载着七位比丘尼，一色地着灰色的僧袍，面色庄严、凝重。其中年纪较大的一位，往海里一把把地撒着比黄豆略大些的丸粒。灰白色的丸粒落在海水里面，如同一朵朵莲花在水中盛开，慢慢飘散开来，缓缓向下降落着。只见一条条黑色的鱼影似箭镞般，准确地射向一颗颗丸粒，然后迅速地消逝在海水深处。老尼向着虚空中喃喃说道，圣因啊，你果然与水族有缘，瞧，它们来亲近你了。大海孕育了生命，现在你又回归大海，你的生命将在水里得到延续……去吧，圣因，往生净土去吧。贫尼在此祝福你了。

比丘尼们清朗、圆润的唵经声，伴随着简单的法铃、檀板，在海面上回荡着。忽然那个小女孩儿抬头问她妈妈：“圣因是哪个？”

老尼似无意，似有意，仍然向着虚空，淡然道：“圣因是吕碧城居士，吕碧城就是圣因居士。”说着，侧过脸来看了小女孩儿一眼，“小施主，你又是哪个呢？”

小女孩并不惧生，朗声回答说：“是我！”

## Contents 目 录

- 楔子 圣因是哪个 / 00—
- 一 少女逢家变 / 00—
- 二 穷途遇贵人 / 0—三
- 三 办报说英华 / 0二—
- 四 声名起津门 / 0三—
- 五 矢志办女学 / 0四—
- 六 女界争权利 / 0六九
- 七 友情成怨怼 / 0八五
- 八 叩问神仙术 / 0九四
- 九 急流隐芳影 / 0九九
- 十 海外求新知 / 一一〇
- 十一 文坛广交游 / 一一六
- 十二 词坛第一人 / 一二九

## 目 录 Contents

十三 月老吝牵线 / 一三七

十四 人生求真谛 / 一五〇

十五 慈悲护众生 / 一五八

十六 姊妹成参商 / 一六七

十七 芳踪留欧美 / 一七八

十八 国际扬芳名 / 一九〇

十九 乱世难称意 / 一九八

二十 结缘在水族 / 二〇二

附录:吕碧城诗文选 / 二一〇

# 一 少女逢家变

吕碧城于光绪九年(1883)阴历六月生于山西太原,那时她父亲刚好在山西学政的任上。学政,官居三品,是一个省的最高教育长官,主持童生试,协助乡试,还要负责每年考察生员等工作——政务虽不算繁忙,却是个极清高的职位。

吕碧城的祖父名伟桂,字馨园,太学生——即受公家资助在国子监读书的士人,虽然不是官衔,却也是一种身份的标记。后因其子地位的关系,被赠以“奉政大夫”、“中议大夫”等荣誉衔。

吕碧城的父亲吕凤岐(1837—1895),字瑞田,别号石柱山农,道光十七年(1837)生于安徽旌德县的庙首。同治九年(1870),吕凤岐中庚午科举人;光绪三年(1877)又中丁丑科进士,选庶吉士,即所谓的翰林。散馆之后,他曾先后出任过国史馆协修、玉牒馆纂修,以及山西学政等重要职务。吕凤岐在山西学政任上时,正值张之洞任山西巡抚。

张之洞(1837—1909)那时年富力强,在晋省励精图治,力图有所作为。张与吕商议之后,二人会衔上奏,在太原开办了著名的“令德书院”,算是山西有史以来最著名的学术机构——也算是山西大学的前身吧。据史载:“令德堂课士,仍为传统书院制,所延聘



山长、分校都是对经史古学造诣颇深的儒生”，“其后通省人才多出于此”，“1885年乙酉乡试，有文能运用许氏《说文》，及史学词章具有根底者皆属令德堂肄业生”。联想到碧城姐妹四人都才学出众，吕凤岐家中藏书竟达数万册，他的学问自不可小觑。吕凤岐著有《静然斋杂谈》、《石柱山农行年录》等。

吕凤岐的元配蒋氏，生二子贤钊、贤铭后去世。后来，续弦严氏，生了四个女孩儿，吕碧城是其中的第三个。樊增祥诗曰：“第三娇女玉卮娘，却去瑶池到下方。紫锦函中书一卷，明明翠水白莲香。”赞她是仙女下凡，可知其不但才品出众，容貌也是超乎寻常。她三岁时，跟随任满的父亲回到安徽家乡。吕凤岐见那时朝政腐败，官场上也是乌烟瘴气，自己秉性耿直，必不见容于当局；遂把继续为官的心冷了下来，决定乞病休致，虽然那年他虚岁才刚满五十。

虽然历史上吕凤岐的事迹不彰，但从他曾与戊戌六君子之一的杨深秀有交一事，也可料想其为人。

杨深秀(1849—1898)是山西闻喜人，在戊戌变法时任御史。戊戌年(1898)八月初六(9月21日)在政变已经成为既成事实，西太后正式训政，皇帝被囚，举朝战栗之时，他挺身而出，上疏质问皇帝被囚的原因，请求西太后归政，明确地反对太后训政，甚至还想到南苑游说武卫军董福祥部，进京保护光绪皇帝，因此被捕，遇难。

杨深秀孤身在京为官，常年寓居京城闻喜会馆内。据说，戊戌年元旦时，他为其堂屋撰写一联：“家散千金酬士死，身留一剑报君恩”。一个山西同乡来拜年时见到此联，觉得“死”字似有不祥，遂问他何以写下这样一副春联？杨说，往日撰联觅句从来都是不假思索、一挥而就的，不知为什么年前写春联时竟苦思不得，便信

笔写下这么一联，自己也不明白其中缘故。事后，那些故弄玄虚的人说，这是所谓的“语讖”啊！戊戌年春天，杨深秀本来因为兄长故去，要请假回家料理丧事的。后因儿子拔贡留京，等着朝考，他也陪着留下来，结果阴错阳差竟碰到这样的祸事——正应了“是福不是祸，是祸躲不过”那句俗话。杨深秀被刑后，他儿子抱着他的尸体号啕大哭，满地打滚，见者莫不落泪。



戊戌六君子之一的杨深秀

能与这样的志士有交，可见，吕凤岐也

是志诚君子，并且是有志变法图强的人。杨深秀曾赠与他一幅山水画作。吕碧城幼年时，其父常常将这幅画拿出来，让她临摹，练习丹青。大概父亲的深意不但是教她技艺，更是要她学习先贤的人格、风骨。后来，吕碧城还有《二郎神》一阙，纪念这位舍生取义的烈士：

齐纨乍展，似碧血，画中曾污。叹国命维新，物穷思变，笔

路艰辛初步。凤钗金轮今何在？但废苑斜阳禾黍。矜尺幅旧藏。渊渟岳峙，共存千古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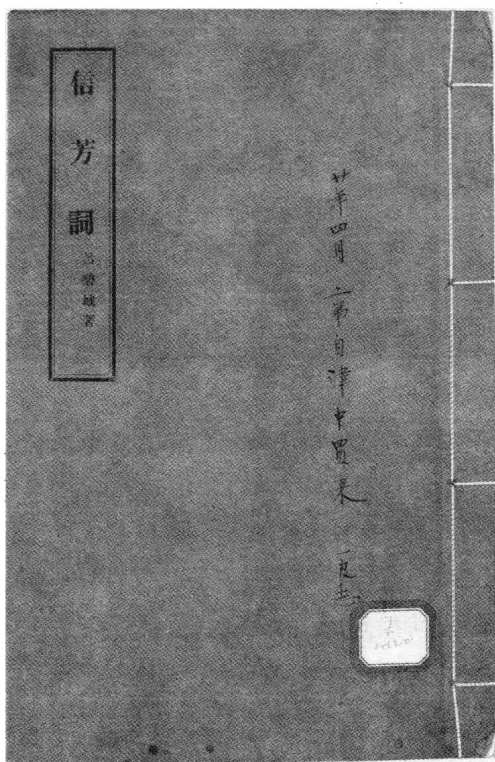
可奈。鹰麟蚕食，万方多故。怕锦样山河，沧桑催换，愁入灵旗风雨。粉本摹春。荷香拂暑，犹是先芬堪溯。特篋底，剪取芸苗麝屑，墨痕珍护。

词中不但缅怀了先烈们为变法图强而舍命流血的艰辛，也抒发了对“鹰麟蚕食，万方多故”现实的沉重心情。

吕碧城的母亲严士瑜，安徽来安人，其父乃是举人出身，胞兄严凤笙（朗轩）也有五品的功名。严氏于同治十三年（1874）嫁给吕凤岐为继室。严氏幼承庭训，有一定的文化素养，能诗会文；到了吕家后，生有四女——贤钟（惠如）、贤钊（美荪）、贤锡（碧城）、贤满（坤秀）。严氏秉承家教，亲自课女，所以四个女儿都自幼博有才名。吕碧城得于母亲之惠赐不少，所以她后来兴办妇女教育的时候呼吁说，女子教育至关重要，因为她们是下一代的第一任教师啊。

吕碧城原名贤锡，字通天，号碧城。后来，她师从严复学习名学时，严复在她的课本上面题写“明因读本”四字，遂改以“明因”为字，后又被其亦师亦友的樊樊山改为“圣因”。晚年习佛后，取法号“宝莲”；也曾以兰清、信芳词侣、晓珠等别署，所以她曾命名其诗词集为《信芳词》、《晓珠词》。

吕碧城的幼年时期，也就是在她父亲任职及卸任以后的一段时间，曾经在家乡庙首，享受过一段无忧无虑的生活。这在她早年的作品中曾有所反映，如《生查子》：



20世纪20年代刊行的《信芳词》，这是周氏“孝友堂”捐赠给南开大学的原本，上面尚有周一良先生的题识。

清明烟雨浓，上巳莺花好。游侣渐凋零，追忆成烦恼。  
当年拾翠时，共说春光早。六幅画罗裙，拂遍江南早。

幼年的她，穿着画罗裙，在早春中赏花，拾翠，多么具有诗意啊。

可是，吕凤岐并没有定局在庙首。

那时官员退休后大都回原籍养老，尤其像吕凤岐这样一个有

根底的人家。“衣锦不还乡，如锦衣夜行”不是自古留下的老例儿吗？可是，他卸任后并未定居故乡旌德庙首，尽管那里有他的出生地“垂裕堂”，有因他而得名的“大夫第”，更有他别号“石柱山农”所凭依的石柱山。他却选择定居在六安。旌德庙首在安徽的东南角，紧邻浙江；而六安在安徽西部，一个江南，一个江北，自然条件不同，贫富也不一样。那么，究竟是何原因使得他放弃富庶家乡的一切，移家数百里之遥贫瘠的江北呢？推想起来，不外是与族人之间说不清道不明的矛盾瓜葛。大概，这也是他死后，他的寡妻、遗孤遭人欺辱的原因吧。

不久，灾难像是宿命般的接连地光顾在这个原本的幸福之家。

光绪十三年(1887)，吕碧城五岁的时候，她的异母兄贤钊因为逃学，受到老师和家长的责怪，竟一时想不开寻了短见，年仅十九岁。过了四年，她的另一个异母兄贤谔也不幸因病夭亡，吕家的男嗣竟至断绝。可想而知，在那个奉“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”为当然信条的社会里，这对吕凤岐的打击是何等惨重，他从此患上了头晕的毛病——以现代医学观点来看，可能就是高血压等脑血管疾病吧。

吕凤岐悲痛之余，只好把丧子之痛移作对女儿加倍的爱，精心地教育几个女儿。碧城姐妹也没有辜负老父的期望，惠如、美荪、碧城三人年轻时即享有才名，被人们誉之为“淮南三吕，天下知名”。吕碧城更是姐妹之中的翘楚。她五岁的时候，一次父亲在花园中，面对垂柳，随口出了一个“春风吹杨柳”的上联。吕碧城竟然不假思索应声答道：“秋雨打梧桐。”应对的快捷不禁使吕凤岐也有些惊讶。七岁时，她已然能像模像样地作大幅山水画了。樊增祥诗赞她道：“聪明天赋与娉婷，记取前生瑄朗星。练就才人心与眼，为谁暖热为谁青。”

可是，苍天像是故意捉弄这不幸的家庭。终于，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降临了。

光绪二十一年(1895)秋天，吕凤岐在六安的新宅和藏书室“长恩精舍”，经过三年的经营终于落成，其中的藏书竟达数万卷之多。不久又逢他的五十九岁生日——过去人们做寿有“过九不过十”的老例儿，当地的官绅们都来凑趣，在新宅里面为他做寿。本来他就有头晕的痼疾，可能又因为兴奋过度，加以劳累，吕凤岐竟于当年十一月一暝不视了。那时，吕碧城只有十二岁，她大姐惠如刚到将嫁之年，二姐美荪只达及笄(十四岁)，妹妹坤秀尚在幼年。因为两个儿子早亡，吕凤岐死后，家里竟没有一个男子当家，遂上演了一场家族争产的人间丑剧——当然，对严氏母女来说，是场悲剧、惨剧。

那时，旧的宗法体制下，女人是没有继承权的。尽管吕凤岐的四个女儿都是才高八斗，却仍不能算是有后。果然，吕凤岐坟土未干，一群亲族就如狼似虎地打上门来，他们眼里盯着的是吕氏两千顷的良田，以及价值不菲的家产。试想，一个孤寡妇人、几名孱弱女儿哪里敌得过？族人的子侄辈们理直气壮地强行入嗣，接下来就要求继承他的遗产。严氏带着几个年幼的孤女，奋力挣扎在这群欲把她们母女吞噬下去的人面野兽中间。最后，为了夺产，族人竟然将严氏、碧城等母女们禁闭起来。这些早年的遭遇成为吕碧城终生难以抚平的创伤，也因此萌发了她对旧制度的切齿痛恨。

说起中国的宗族社会，《儒林外史》中的一段故事颇能说明那时的状况。

广东高要县的严贡生、严监生兄弟二人都是富甲一方的乡绅。严监生中年病逝，临死前将爱妾赵氏扶正做了太太。不久赵氏

唯一的儿子死去，按照宗法要过继严贡生的一子为嗣，以接续香火。赵氏想要过继年纪尚幼的严贡生第五子，严贡生却让已经成婚的次子入继亡弟为嗣。他并且强令仆人把严监生家的正房收拾出来给他的次子住，而将赵氏赶到厢房。赵氏不服告至公堂，虽然县官也是妾生子，同情赵氏；但是终于没有拗过严贡生。几经波折，严监生的家产被分成三七开，赵氏只继承了三分的财产，独自过活去了。而严贡生却得了七分——这就是那时的宗法制度！

吕碧城有《临江仙》一阙回忆了当年的苦况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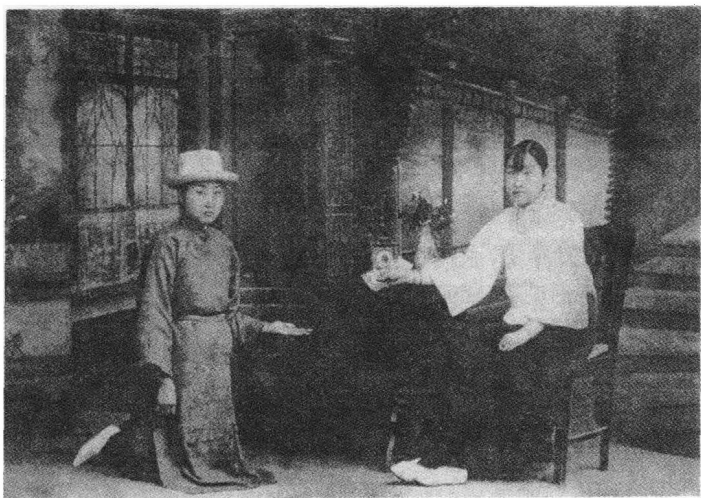
空记藐孤家难日，伊谁祸水翻澜？长余风木感辛酸，囊萤书惯读，手线泪常弹。

东望松楸拼一痛，无由说与慈颜。虚声今日满江关。重泉呼不应，多事锦衣还。

作为一个已故朝廷高官的遗属，她们母女已经窘迫得自己缝补衣裳，甚至到了囊萤照书的地步了。

但是，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。吕碧城十岁时即由父母做主，将她许配给了同乡的汪家。那时她父亲虽然已经卸任，但在乡里仍是显宦，他的千金自有人来趋附。可是吕凤岐逝后，门祚衰微，加之，族里内讧，母女被禁；于是，汪家提出了退婚。那时候，男女双方下定之后，婚姻就算合法化，即女人已经有了婆家。如果一个女人被男方退婚，多是因为涉及不名誉之事，是极不光彩的。何况，一个少女对幸福的憧憬如同春日的花朵，哪里经得起狂风暴雨的摧残？

说来这一切似乎是天意、是宿命。之前，碧城母亲曾往游庐



吕碧城分身像《求己图》，寓意求人不如求己；可见其志向的不凡。

山，在仙人洞问卜，因为那里供奉的是吕洞宾，吕家视其为同宗之祖，供奉格外地虔诚。吕母以女儿碧城的婚事为请，求得一签，上面写着：“两地家居共一山，如何似隔鬼门关？日月如梭人易老，许多劳碌不如闲。”吕母求得签后，心知女儿婚事不谐，如醉如痴一般，以后一直引以为憾——早知如此，何必去自找不祥？

严氏不堪族人的逼迫，欺凌，在长女惠如出嫁后，忍痛放弃了吕家的祖产，带着三个女儿回到安徽来安的娘家。从此，年幼的碧城姐妹即担起侍奉母亲的责任。后来，吕碧城有《感怀》诗二首，道出了当初家境的不幸，但也表示自己不被苦难所屈服的志向：

燕子飘零桂栋摧，乌衣门巷剧堪哀。登临试望乡关道，一片斜阳惨不开。

荆枝椿树两凋伤，回首家园总断肠。剩有幽兰霜雪里，不



因清苦减芬芳。

第一首是说孤儿寡母，故居被占，被逼离开故乡，寄居外祖之家的惨状。第二首第一句说出她父兄亡故的不幸，第二句隐含了家族中的许多酸辛。三、四句则表示了自己绝不会被人间的丑恶所吓倒的崇高抱负。大概正是自幼就尝到了人生的苦难，所以也练就了她不畏艰辛、豪情万丈的性格。碧城的二姐吕美荪也有一首长诗《送岷秀四妹由天津南归》，记述了当年家变的惨状：

忆苦惨痛摧灵椿，有母四雏孤无亲。伯氏将嫁叔季幼，余虽及笄犹天真。

吾亲多女亦自足，聊情胜无慰晨昏。负郭有田二千顷，仓廩常丰未为贫。

茕茕母子影相守，亦将乐此春复春。暖衣足食嫉强族，以暴凌弱时见瞋。

覆巢毁卵去乡里，相携痛哭长河滨。途穷日暮空踟躅，朔风谁怜吹葛巾。

慈亲有训勉自立，委身女学奔风尘。负米各走千里外，生女庶不羞乡邻。

而今喜能供甘旨，不忧食藿衣悬鹑。长松擎雪转苍翠，危石悬崖更嶙峋。

不教老死困闺阁，苍苍始信皇天仁。踌躇此日差满志，低徊往事犹酸辛。

灯前昨夜接家书，为道高堂白发新。函商往复遣余季，归侍庭闱老病身。

自怜出塞三年客，执手送归犹未得。欲折垂杨远赠君，辽